

贞观圣主

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李世民
血溅玄武，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

本书将为广大读者重现历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李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史的风云际会，再现一个历史上真真切切、鲜活生动的李功过，为读者呈现一幅壮美的传奇画卷。

邹弘文◎编著



李世民

线装书局

贞观圣主

以翔实的史料，全面解读真实的李世民
血溅玄武，究竟隐藏了怎样的秘密



邹弘文◎编著

李世民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贞观圣主——李世民 / 邹弘文编著. — 北京 : 线装书局, 2013. 10

ISBN 978-7-5120-1090-1

I. ①贞… II. ①邹… III. ①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41472 号

贞观圣主——李世民

编 著: 邹弘文

责任编辑: 张媛媛 孙嘉镇

排 版: 腾飞文化

出版发行: 线装书局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 41 号(100009)

电 话: 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: www.xzhbc.com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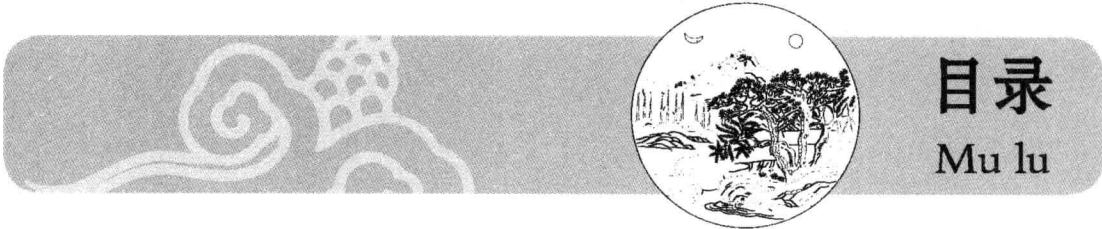
印 张: 48

字 数: 6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000

定 价: 48.00 元



目录

Mu lu

- 第一章 随父李渊起兵反隋 / 1
- 第二章 发兵决战洛阳 / 38
- 第三章 玄武门兵变称帝 / 98
- 第四章 展大唐雄威兵征突厥 / 156
- 第五章 讨胡寇拜将北伐 / 211
- 第六章 任贤恤民贞观之治 / 295
- 第七章 唐太宗从谏如流 / 358
- 第八章 偃武修文兴礼乐 / 422
- 第九章 太子争位东宫之乱 / 435
- 第十章 苍天落日 / 462

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(公元589年1月),李渊夫人窦氏在京兆武功(今陕西武功西北)李家的宅邸中,为刺史李渊生下了第二个男孩,这便是后人所称的唐太宗李世民。

李家的先世是陇西成纪(今甘肃秦安)人,自十六国以来将近二百年,始终是关陇贵族。李世民的八世祖李暠,在西晋末期,曾经据敦煌、酒泉为王,建西凉国,自称凉公,也就是凉武昭王。据传李暠是西汉名将李广的儿子李敢之后。李广曾祖李仲翔,为汉初将军,曾讨伐叛羌,在素昌战争中阵亡,素昌即唐代的狄道。李仲翔的儿子李伯考葬父于狄道东川,从此便在此地定居,后来成为西州右姓大族,即陇西李氏。至李暠的儿子李歆时,西凉被匈奴贵族沮渠蒙逊所建的北凉所灭。李歆之子李重耳逃奔南朝的宋国,后来归附北朝的后魏,任弘农太守一职,不久被宋将薛安都所攻陷,又改任后魏豫州刺史。李重耳的儿子李熙任金门镇将,定居武川,后又迁至南赵郡,从此李氏世居昭庆县。赵州原来归属巨鹿郡,与山东大姓李氏居地之旧常山郡相临,李熙的儿子李天锡,为后魏幢主。李天锡有三个儿子,第三子李虎任后魏左仆射,封为赵郡公。那时,后魏政权动荡,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严重分裂,后魏孝武帝受贵族官僚高欢胁迫,逃往关中。不久,大将宇文泰谋杀孝武帝,改立元宝炬为帝,称西魏。李虎掌控着一部分军队,积极参与了这场以宇文泰为首的政变活动。西魏开国,李虎与宇文泰及太保李弼、大司马独孤信等人以佐命之功,皆被封为柱国,号称“八大柱国”。李虎官拜太尉,还特蒙西魏皇帝的宠幸,赐鲜卑姓大野氏,李氏家族的声势至此达到了顶峰,所谓“当时荣盛,莫与为比”。

李虎先是迁家冯翊郡同州治所,宅居城西北,建有宗庙,宇文泰常去同州探视,与李虎交谊颇深。后来李氏一家又定居京兆府的三原县(今陕西三原)。当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篡魏建立周(北周)政权时,李虎已死,但由于他佐魏有功,被追封为唐国公。唐,即取三代唐尧之意。因旧常山郡(即后来的赵郡)所属的唐县有座尧山,李氏先封赵郡公,后又封唐国公,也就名正言顺地把李家的先世托付到三代唐尧了。李虎的儿子李昉即是





李世民的祖父，北周时袭爵为唐国公，任安州总管，柱国大将军，全家迁往长安。北周天和元年（公元566年）李渊出生，七岁时父亲李昉去世，承袭唐国公。

李世民的母亲窦氏，出身于鲜卑贵族，京兆平陵西人，父亲窦毅在北周官拜上柱国，继母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姐姐襄阳公主。隋取代周后窦毅被封为定州总管、神武公。据《新唐书·后妃传》记载，窦氏出生时，头发下垂过肩，三岁时头发与身体等长。窦氏聪明过人，读《妇诫》《列女传》等书，过目不忘。她生活在宫中，深受北周武帝的宠爱，不同于其他甥男、甥女。武帝驾崩，窦氏像亲女儿那样悲痛。不久，北周杨坚自立为皇帝，窦氏自投床下，说道：“我恨自己不是个男儿，不能救舅家的祸难。”窦毅立刻捂住女儿的嘴，说道：“不要乱讲，说这话会惨遭灭门！”

窦毅常对襄阳公主说：“这个女孩子相貌出奇，且见多识广，怎可随意许配人家？”为给女儿择婿，窦毅在门屏上画两只孔雀，只要来求婚的人，每人给两支箭，从门屏背后射中孔雀眼睛者，才允许婚配。几十个人射箭，都没有“中目”。李渊最后射箭，“中各一目”，窦毅便把女儿许配给李渊。结婚之后，窦氏为李渊生有四子（即建成、世民、玄霸、元吉）和一女。

李世民的出生地武功，位于渭水北岸。李世民出生时，当朝皇帝是隋文帝杨坚。李氏家族同杨氏家族有着亲密的裙带关系。杨坚的祖先也曾在后魏时移家武川，与李氏经历基本相同。杨坚的父亲杨忠，与李虎同为后魏“八大柱国”，而且居于同州。李虎居州城西北，面朝涿水，杨忠则居州城东南，面临大路。两家东西相望，仅隔两里路，过从频繁。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时，杨忠被封为隋国公。杨坚与李昉成年之后，娶独孤氏姊妹为妻，两家进一步结为姻亲。李昉死时，李渊年少，杨坚对这位小外甥格外照顾。杨坚任北周宰相时，恢复了李氏汉姓，称帝后，先授李渊为千牛备身，后又任他为地方官。李渊曾任谯、陇、岐三州刺史。

“哇……”一个婴儿来到了人世，他的哭声是那么洪亮，那么有力，仿佛是在用啼哭向这个崭新的世界宣告一个新生命的到来。

接生婆倒提着湿漉漉、黏糊糊的婴儿腿，照着乌紫泛青的小屁股蛋，狠命地搦了几巴掌，第六巴掌才把他打出哭声来。而后按在铜盆内的热水里洗起来，边洗边对床上有气无力的产妇窦氏说：

“不下狠手，他不哭，不哭嗓子里的黏痰出不来，黏痰出不来，他喘不成气……”

“大娘，小心点！”一个侍女忙把婴儿的头托出水面，接生婆光顾转脸说话了，弄得李世民的嘴在水面上一沉一浮的。

“没事，起小受罪，长大攒福。”接生婆又转脸对着窦氏絮絮叨叨，“这孩子命硬，会老驴大憋气，扇了他好几巴掌他都没有感觉，长大了一定不是个善茬。”



床上的窦氏笑了笑，头无力地靠在枕头上，她仰望屋椽，泪水从眼角滚了下来，她想念着不知现在何处的孩儿他爹李渊。

隋文帝开皇十八年（公元599年）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李世民降生在渭水之北的武功县南十八里俗称“武功别馆”的李氏老宅子里。千里之外，由东向西的黄土官道上，李渊带着几个随从正打马奔驰。马蹄翻飞，身后腾起阵阵尘烟……

李渊出身于关陇望族，少好习武，为人机智，当今圣上隋文帝杨坚又是他的亲姨父。十六岁时，李渊就入官任千牛备身，此职虽品级不高，但因是皇帝的侍从武官，却也十分威风。二十八岁时，深得皇帝信任的李渊，在姨母独孤皇后的帮助下，又被破格任命为雒州（今安徽亳州）刺史。

在雒州任上，李渊整顿户籍，推行均田制，安抚百姓，深得民心。五年不到，一纸调令下来，朝廷又命他转任正在遭受旱灾的陇州（今陕西陇县）刺史。

陇州在武功县以西，此次上任正好路过武功。李渊掐指一算，妻子窦氏怀胎期满，也应该生了，心中牵挂，星夜兼程，向西进发。

前面就是蓝田驿站，是通往京城长安和武功县的岔路口。卫士李铁一磕马肚子，赶上李渊，道：“大人，前面是蓝田，歇歇脚吧。已经跑了两个时辰了，人能撑得住，马不一定撑得住，再跑怕跑掉了马腰子。”

李渊左右望望，寒风凛冽，各人的马身上却汗津津的，马鼻急促地喷着丝丝白气，确实有些跑过劲了。李渊勒住马缰，让骏马放慢了速度。穿过一片小树林，蓝田驿站赫然在望，宽大的院落，青砖黑瓦，二十几间房子，大棚门上斜悬着一条黄布招帘，红漆写着一个斗大的“驿”字。

这是一个二级驿站，门口有兵士站岗。李渊等人下了马，牵着缰绳，缓步前行。刚到驿站门口，就见三个身穿黄袍的朝廷特使骑着快马，旋风般出了驿站，向东跑去，没跑多远，又勒住马头，打头的一个人在马上直起身子，向李渊一行人叫道：

“喂！路上可曾遇见新任陇州刺史李渊？”

李渊忙应道：“某家正是李渊，有何见教？”

特使一听，二话不说，掉转马头，跑了过来，高头大马立在李渊面前，从怀中掏出黄绢，撇着嘴说：

“李渊听旨！”

李渊弄不清怎么回事，然不容多想，忙就地跪倒，支起耳朵去听——

“朕即日前往陇、岐之地察看灾情，新任陇州刺史李渊速来长安随驾前往。钦此！”

“臣遵旨！”李渊答应一声，起身走过去，双手把圣旨接过，问特使，

“圣上何时动身？”



“三两天的工夫。”特使催促道，“你马上进驿站换快马，马歇人不歇，立即赶到京都中书省报到！”

“是！”李渊拱一下手，目送朝廷特使拨马而去，回头对卫士李铁说，“武功我是去不成了，你先回去告诉夫人，就说我陪皇上视察完陇、岐二地，立即回去看她，请她不要牵挂，务必保重身体。”

“是！”精明干练的李铁拱手答应道。

自古以来，得天下易者，莫如隋文帝。北周大成元年（公元579年）周宣帝病死，留下柔弱的皇后和八岁的周静帝宇文阐，孤儿寡母，无力控制政局。皇后的父亲杨坚以大丞相身份入宫辅政；总揽军政大权。素有野心的杨坚第二年即废去周静帝，自立为天下之主，改国号为隋，堂而皇之地登上皇帝宝座。

杨坚虽是外戚入主，却是个励精图治、勤勉有为的皇帝。他生活俭朴，劝课农桑，呕心沥血，创立各种典章制度，出兵灭陈，结束了中国近四百年南北分裂的混乱局面。

隋文帝主政的开皇年间，社会稳定，政治清明，经济发展，文化繁荣。全国储备的粮食布帛，可以供应五六十年，国家的富庶程度，空前绝后，成就了历史上有名的“开皇盛世”。

李渊领着从人，进驿站换了快马后，一刻也不敢歇息，快马加鞭，星夜进发，于第二天下午赶到京都长安。到中书省报到后，即被安排觐见皇帝。

隋文帝是个勤于政事的君主，拂晓五更天临朝，如今日头西斜了仍不休息。宽大的朝堂里，五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坐着议论朝政。李渊进来时，隋文帝正让人拿什么东西出来，一个近侍提着二三个布袋，一字摆放在御案上。

“臣李渊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李渊驱前几步，跪倒在御阶前，山呼万岁。

“叔德，你来得正好。”隋文帝说着，指着御案上的布袋，招呼其他大臣，“都过来看看，看看这里是什么？”

众朝臣起身离座，围拢过来，伸手从布袋内捏些黑乎乎的东西出来，打眼一看，又用鼻子嗅嗅，说：

“陛下，这不是豆屑和杂糠吗？一些不好的牲口饲料。”

隋文帝流着眼泪，对众朝臣说：

“关陇大旱，百姓闹饥荒，平日都吃这些豆屑、杂糠。这是使者刚刚从那里带回来的。”

众臣听了，默然无语，隋文帝眼泪涌泉似的往外淌，深深地自责道：

“朕昨日还和众爱卿一起喝酒宴乐。作为一国之君，朕对不起贫苦受难的百姓啊！”



老百姓顶烈日，冒风雨，种些粮食养活了我们，如今他们遭受了天灾，吃不上饭，我们却无动于衷……”

众朝臣见皇上又动了感情，一齐拱手道：

“陛下慈爱如海，心中常有百姓，虽古今帝王不多见也。”

隋文帝摆摆手，低头擦擦眼泪，说：

“别说废话了，一月之内，五品官以上，包括朕，不准吃肉，不准喝酒，府库速备赈灾之粮，随朕连夜向关陇进发。”

太子杨勇谏道：

“现在天太晚了，路上不好警卫，且圣驾出行，当卜以吉日。请陛下择日再巡幸关陇。”

“请陛下择日出行。”众朝臣一齐请道。

隋文帝摇摇头：“关陇百姓嗷嗷待哺，晚一天去，说不定就有许多百姓饿死。现在一刻也不能耽搁，立即摆驾出发。”

皇帝要出巡，这可不是小事，各部门紧急行动起来。侍从门下省立即调集禁卫军，组织仪仗护卫，派遣左卫军头前压道，先行开拔，布置沿途警蹕。

暮色四合时，隋文帝留下太子杨勇镇守京都，以晋王杨广为护卫使，带着李渊等朝中大臣出了长安城，迤迳向关陇进发。没走多远，劳累了一天的隋文帝，就倚在他那辆破旧的御车上，沉沉睡去了。长安至陇州不到三百里路，看看时间，路程已走了一半。由于御驾通过，路上逃荒的老百姓被挤出官道，站在远远的田陇上，拖儿带女，拄着要饭棍，漠然地看着这支巡幸大军。

隋文帝一觉醒来，阳光已直射进车里，忙命侍从官拉开窗帘。但见前后仪仗，左右护卫，甲冑鲜明，高头大马，唳儿唳儿直叫，凤旌龙旗，遮天蔽日。禁卫军挥舞着长鞭，止人清道。灾民扶老携幼，忙不迭地逃向路两旁的沟田里。隋文帝一见，气得直哆嗦，一拍车辕叫道：

“传杨广！”

护卫使晋王杨广，挺着大肚子，骑在骏马上，正想着心事，听父皇叫他，忙滚鞍下马，跑过来，手扶车辕，边走边问：“父皇，传孩儿何事？”

“杨广，你好气派！”文帝劈头问道。

杨广被问得一愣一愣的，嗫嚅着道：

“父皇……”

“你在百姓面前要什么威风？摆什么臭架子？”隋文帝不悦地训道。

“父皇……”杨广装出一副可怜相。



文帝手向前一指，命令道：

“把你那些破旌烂旗收起来，不准随便驱逐百姓，男女灾民可以掺杂在仪仗和卫队中行走。”

“是，是。”杨广抹着额上的汗，兔子似的蹿向前去。一声令下，禁卫军立即偃旗息鼓，刀入鞘，枪上肩，大气也不敢出，溜着路边向前走。

灾民们一听皇帝不让戒止行人，也大了胆子，渐渐地敢在官道上走了。文帝见了他们，亦颌首致意。前面过来了一辆破驴车，文帝即命车驾靠边让路，让驴车先过。到了跟前时，文帝凭栏招手问道：

“老乡，这拖家带口的，要到哪里去？”

车把式一听，忙勒住老叫驴，躬腰说道：

“到洛阳投亲戚，俺小孩姨姥在洛东八里沟子。”

文帝点了点头：“投亲靠友也可以，但三月里你还得回来，你的地还要耕种，不能荒了。朕这次来，带了救济口粮，也带来了种粮。”

见眼前皇帝衣着朴素，说话热情，车把式也放松多了，说：“遭灾了，没有粮食吃，多数牲口都被杀了吃了，俺一庄只有我这老叫驴没舍得杀。现在陇州乡下，想找一头耕种的牲口都挺难了。”

文帝回头对苏威说：

“京城还有五千头官牛，你去把它们都赶来，无偿地分给贫苦农民。另外，沿途要设置粥棚，接济逃荒的灾民。”

“遵旨！”苏威答应一声，当即上马领人办这事去了。

文帝到了陇州，上山下乡，实地察看了旱情，昼夜和李渊等人一起研究救灾方案。老天连续六七个月不下雨，赤地千里，颗粒无收，贫瘠的土地裸露着沙石。从长安运来的几百车粮食，远远不够用，文帝决定带走五千人口，到京都就食。

陇州十里亭外，灾民拖儿带女，紧随圣驾两侧，场面感人肺腑。文帝临上车前，流着泪握着李渊的手说：

“叔德，陇州就交给你了，当自强不息，躬节俭，平徭赋，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好生产自救，适当的时候兴修水利。这五千灾民，过罢年二三月里，朕就派人给你送回来。”

李渊免冠拜服：“陛下爱民如子，虽尧舜不过如此。叔德忝为刺史，敢不尽心尽职！”

李渊感文帝之德，深知肩上担子的分量，孜孜于政事，不敢有丝毫怠惰。他采取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、帮助农业生产的政策，均分田地，开渠引水，不准放高利贷盘剥农民，使灾后的陇州很快恢复了生产秩序，社会面貌也得到了根本改善。文帝对李渊的政绩大加赞赏。不久，又把他调往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任刺史。这时，李渊才得以回家看望阔别



两年的妻子,看看从未见面的二儿子。

李渊带着随从快马加鞭赶到武功,别馆里也知道老爷今天回家,到处打扫一新,全家老老少少喜气洋洋。李渊跳下马背,刚走进大门,十岁的大儿子李建成蹦蹦跳跳地跑过来,嘴里嚷嚷着:

“爹爹,你不在家娘给我生了个小弟弟,娘可想死你啦!”

随后而来的窦氏脸一红,把手里牵着的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推上前去:

“二郎,快拜见爹爹,你不是整天嚷着要见爹爹吗?”

李渊顾不上一身的征尘,一把将两岁的儿子抱起来,举过头顶,摇来摇去,摇拨浪鼓似的左看右看,啧啧赞道:

“像我,像我,长大了也是一条虎背熊腰的好汉!”李渊把儿子的小脸蛋儿在自己胡子拉碴的脸上蹭来蹭去。小二郎有些痒痒,就缩着身子咯咯直笑。第二天一大早,天蒙蒙亮,在武功别馆的后场上,远远地立着一个人形箭靶。插满刀枪剑戟的兵器架子旁边,二郎、二弟和昭儿,这三个小人儿排成一队,倒背着手,仰脸听父亲李渊训话——

“我李氏祖祖辈辈为武将,你们的曾祖父李虎,西魏时官至左仆射,因伐魏建立北周有功,成为著名的八大柱国之一,位极荣贵,死后被追封为唐国公。你们的祖父李昞,袭封唐国公,任安州总管、柱国大将军,他为政清简,很受世人赞扬。先祖们的成绩都是靠他们的能力取得的。所以,为了我们美好的前途,为了我李氏家族的利益,孔孟之书不能不读,古今成败之事不可不知。我李氏儿郎要始终保持尚武的习俗,闻鸡起舞,苦练骑射。你们三个听明白了没有?”

“听明白了!”二郎李建成和昭儿大声喊道。刚满两周岁的二郎不甘示弱,也奶声奶气挺胸凸肚地叫着:“听——明——白——了!”

李渊先来一些示范动作,但见他挽弓搭箭,虎目圆睁,架势拿足,瞅准箭靶,一箭射去,正中鲜红的靶心。二郎、小昭齐声叫好。二郎摇摇晃晃地赶过来,抢李渊手中的宝雕弓,二十多斤重的弓,他哪里搬得动,直累得吭哧吭哧地喘气。李渊哈哈大笑,变戏法似的从后背上的箭盒里抽出一副小小的弓箭,交给二郎:“吾儿志气非凡,可先用这个。”

李渊刚想手把手教教二郎,却见小二郎早已挽弓在手,他小小的年纪仿佛天生与弓矢有缘,无师自通,一脸严肃,箭在弦上,“嗖”的一声发射出去。箭镞不走正道,紧贴着二郎李建成的耳郭,飞了过去。李建成吓得一缩脖子,身子一歪,坐在地上,摸摸浑身上下没有血,才撇着嘴向李渊哭道:

“爹,二郎拿箭射我!”

李渊蹲下身子,教育二郎说:

“刀再利,箭再准,不准对着自家人,知道了没有?”小二郎手提着弓箭,望着坐在地



上的哥哥，似懂非懂，似笑非笑。

李渊父子射了一会儿箭，又要了一阵大刀，末了又上马练习骑术。李渊抱着年幼的二郎在场子上往来驰骋，颠得怀中的二郎咯咯直笑。

“吃饭了。”贤惠的窦氏亲自来到后场上，喊父子四人回家吃饭。李渊跳下马，看着三个茁壮成长的儿女，满心喜悦，对妻子说：“这次一家随我到任上，公事之余，我教孩子们武功骑射，你教他们文史书法。”

窦氏含笑点了点头，揽着儿女们往回走。大郎李建成犹不忘那一箭之惊，郑重其事地对二郎说：

“二弟，你这会儿人小没有劲，射不死我。长大了，你有大劲了，可千万别真的拿箭射我。”

小二郎瞪大眼睛望着大哥，两只小手拍打着肚皮，口中叫着：“射，射……”

转眼间，小二郎长到桌子一般高了，更兼少好弓矢，聪明伶俐，惹得李渊特别喜爱。二郎四岁生日这天，特地为他办了一个家宴，中午时摆了两桌酒席，家人一桌，仆人一桌，外人一律不通知，关起门来自己喝。

全家人倒也热热闹闹，其乐融融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成持重的卫士李铁端着酒杯，走上厅堂，代表仆人向老爷李渊敬酒，说：

“一般世族子弟赖祖上荫德，不愁吃不愁穿，骄奢淫逸，不学无术，平日里只是熏衣剃面，傅朱施粉，穿高跟鞋从容出入，望若神仙，其实却是废物一个。而老爷您却对子女教育甚严，大公子、二公子以及大小姐每日里学习诗书，操练武功，学有所成。下人们十分佩服老爷的远见卓识，特委托我来向老爷敬酒，并祝小寿星二公子健康成长，长大以后，骁勇出众，干大事业，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做国之栋梁。”李渊听了李铁的一番祝词，十分顺耳，哈哈大笑，端起大觥一饮而尽，他咂咂酒味，哈着酒气，正想发表一番感慨，只听得大门上的铁环被敲响了。

“这会儿谁来？”李铁放下酒杯，转身下堂。早有看门的人飞奔前去察看。一会儿工夫，回来禀报说：

“老爷，门口来一陌生的白面书生，口口声声要见二公子，说看一眼就走。”

“有这等怪事？”李渊抖抖袖子，说，“且放他进来。”

厅门大开，李铁带进一个人来。众人举目望去，但见一青年秀士，头戴一顶百柱鬃帽，身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，丰神俊逸，隐隐有林下之风，飘然有出世之态。李渊见来人不同凡俗，忙起身相迎，拱手道：

“敢问先生高名雅姓，到鄙府有何贵干？”

那秀士微微一笑，还礼道：

“在下嵩山人氏，贱名不足挂齿，闻听府上二公子生日，特来相贺。”

李渊见他不肯说出姓名，也不以为怪，笑道：

“犬子诞日，敢劳高人。”

李渊招手把二郎叫到跟前。青年秀士闪目观看，又围着二郎转了一圈，用手摸摸二郎的后脑骨，频频点头，对李渊说：

“令郎相貌非常，有龙凤之姿，天日之表，年将二十，必能济世安民。”

李渊听人夸儿子这么好，也非常高兴，忙请客人上座，并命厨下另整一桌酒席。青年秀士不愿就座，长揖告辞道：

“非不欲相从，此来仅想见贵公子一面，就此别过。”青年秀士说完，又看了二郎一眼，转身飘然而去。李渊送之不迭，忙命人捧百两纹银相赠，哪知家人捧着银两追出门外，大门外已空空荡荡，杳无人影。

李渊叹息了一会儿，只得招呼家人重新入座。大家的话题围绕着那青年秀士，对他那突然而来又飘然而去的举动议论纷纷，有的说是世外高人，有的说是过路的相士。李渊手捋胡须，看着膝下青头白脸、虎头虎脑的二儿子，对夫人窦氏说：

“借那位秀士吉言，二郎起名叫‘李世民’吧。”

窦氏点点头，摸着二郎的头说：

“济世安民。希望二郎长大后如高人所言，做个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。”

二郎李世民扑闪着聪慧的大眼睛，懂事地点了点头。

隋朝统一全国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，它结束了中国社会四百多年来的分裂局面。开国之君隋文帝杨坚，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，诸如设置尚书、门下、内史三省以强化中央集权；精简地方行政机构，在地方政权上实行州、县两级制，以节省开支，便于政令的通达；建立科举选官制度，加强对地方官吏的考核和控制；颁布均田新令，采用租庸力役剥削制度，减免赋税，打击豪强势力，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，注重水利建设；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府兵制度，镇压江南豪族叛乱，等等。

这一切，使得隋朝的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耕地面积扩大，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，全国各地粮仓中储粮充足。在手工业方面，著名工匠李春所设计的赵州石桥，至今仍保存完好，堪称我国建筑史上的杰作。除此之外，纺织业、造船业亦有很大发展。在科学文化方面，如巢元方的《诸病源候论》、陆法言的《切韵》，都是传世名著。这一时期，在同边疆各民族的联系上有了进一步加强，中原与中亚地区的往来有了一条主要交通要道。总之，在隋朝统一后的一段时期内，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都获得了空前的发展，呈现出国势强盛的局面。

另外，隋朝在隋文帝统治时期，社会矛盾亦进一步激化。隋王朝的建国，是隋文帝杨





坚以外戚身份“入宫辅政”的方式取得的，他并不明白安天下必须先存百姓的道理，因而在施政方针上，他所实施的均田制度并没有解决豪强兼并土地的问题。他加重对人民的赋税征收，致使国家仓库中储存的粮食，稍作估算便足以供五六十年食用，史学家马端临称“古今称国之计富者莫如隋”。

即使在余粮如此充足的情况下，当开皇十四年（公元594年）关中地区出现大旱灾、人民闹饥荒的时候，隋文帝表面上同情人民的疾苦，但不肯开仓放粮，赈济灾民，而是令关中灾民到河南洛阳一带“就食”，自谋活路。

在史书记载中，隋文帝是以节俭而著名的。而事实上，他下令大兴土木，在岐州（今陕西凤翔）修造仁寿宫，工程期限紧迫，被致死者多达几万人。在法制建设上，他有时不按法律条文办事，晚年“喜怒不恒”“用法益峻”，导致社会矛盾激化。待隋炀帝继位之后，他的暴政致使社会矛盾空前尖锐。

隋文帝后来改立的太子杨广于公元604年杀死了病重的父亲，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是为隋炀帝。炀帝当政后，立即向全国征发大批民工，大兴土木。他下令营建东都洛阳，每月役使的民夫多达二百万人，死者十有四五。他征调民力，从五岭、江南地区向北方运送奇材怪石，营建宫殿和苑囿。他在洛阳西面修建的西苑，方圆几百里，苑内宫殿无数，台观殿阁林立，工程量十分浩大。为乘船到江都游玩，他下令征调上百万的民夫开凿运河。为躲避徭役，人们不惜自残肢体，称为“福手”“福足”，足见人民命运的悲惨。特别是隋炀帝自公元612年至614年向辽东地区发起的征讨高丽的战争，更加重了这一灾难，终于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。

隋炀帝征讨高丽的战争，以山东的东莱和河北的涿郡为军事基地，因而给河北、山东地区的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。大业七年（公元611年），山东、河北发生大水灾，三十余个郡县被淹，大批农民在谷价暴涨、饥馑四起的情况下，背井离乡。而隋炀帝却不顾灾民的死活，加紧准备对高丽的战争。同年十二月，邹平（今山东邹平东北）人王薄率众占领长白山（今山东邹平、章丘诸县交界处），举起起义的大旗。王薄自称“知世郎”，号召人民“譬如辽东死，斩头何所伤”，起来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，穷困潦倒的农民“避征役者多归之”，起义队伍迅速壮大起来。

从大业十年至大业十三年，这几年当中，隋军与各地农民起义军之间战事不断，农民起义军队伍此起彼伏，并且在反隋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三支强有力的武装：在河南，有以翟让、李密为首的瓦岗军；在山东、河北有以窦建德为首的义军；在江淮有以杜伏威、辅公祏为首的义军。在这些起义军的强大冲击下，隋朝统治集团进一步分化，各地豪族和官员相继起兵，占据一方，加速了隋王朝的覆亡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太原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，引起了全局形势的变化。



李世民过了四岁生日不久，隋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故，阴险暴虐的晋王杨广篡夺了皇位，国家由强盛走向了衰弱。话题还得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说起。

独孤皇后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子，她性格柔顺恭孝，同时也刚毅有为，在杨坚谋取政权、争取大统的过程中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，备受隋文帝的器重。但独孤氏也善妒，她活着的时候，身为皇帝的杨坚不得染指其他宫女。独孤氏坚持终生与皇帝厮守，对于他人纳妾也极为厌恶。她听说有位大臣妻死以后，妾又生男，便要求文帝降黜该大臣，诸王中有妾怀孕的，她更是亲自对其加以斥责。

不久前，太子妃元氏有病，二日而薨。太子杨勇不喜欢元氏，专宠云定兴之女阿云。独孤皇后怀疑元氏死得不正常。这天，正驾坐永寿殿，独自生闷气，忽报晋王杨广晋见，独孤后忙命人传入。

杨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一进大殿就匍匐在地，膝行几步，口唤皇娘，一迭声问安。独孤后见二子衣着朴素，卑屈尽礼，大为高兴，脸上绽开了笑纹，命宫女看座上茶，而后问道：

“阿度，诏定你由扬州转任并州总管，以后你可以常住京城了，高兴不高兴啊？”

杨广屁股刚沾上锦凳，一听母后问话，忙又站起来，还未开口，已是泪水涟涟，跪倒在母后的脚边哭诉道：“儿臣生性愚鲁，但对兄长十分敬爱。昨日去东宫谒见，因见云氏未及礼拜，兄长竟对我大加谴责。那云氏也横眉冷对，儿臣心中十分惶恐。皇娘在世之日，有皇娘做主，皇娘千秋万岁后，儿怕遭太子屠戮，死无葬身之地……”

独孤后本来就对太子杨勇的小妾阿云不感兴趣，又见爱子杨广因她受了委屈，大为震怒，揽着杨广，指着殿外发狠道：

“吾龙子凤孙，怎可在下贱的小妾面前顶礼膜拜。真真令人气煞！”

阴险狡诈的杨广，早就想谋取太子的地位，他趁着元氏去世、母后难过的时候，结结实实告了东宫一状，效果十分明显。回到晋王府，杨广立即甩掉旧衣服，换上锦衣华服，摆上酒，招来歌伎佳丽，左搂右抱，饮酒狂乐，极为淫荡侈靡。狗头军师张衡在一旁谄笑：

“王爷如此高兴，此番入宫，一定大有收获吧？”

杨广在一个佳丽的香腮上“叭”地亲一口，把她推到张衡怀里，以示褒奖，然后说：

“还是你小子鬼点子多，见了皇后，我一告一个准，把皇后气得不得了，不住声地大骂东宫。”

“皇后见王爷穿着一身旧衣衫，是不是很感动啊？”张衡不无得意地问道。

“那是！皇后还直夸我比那东宫强多了，还说只有注意节俭，才能顺民心，承帝业，国祚永久。”

“嗯，嗯。”张衡频频点头，“这是一个好兆头，皇上皇后，天下并称‘二圣’，能取得皇



后的信赖,王爷的好日子不远了。”

主仆二人狼狈为奸,口尝美酒,耳听淫乐,怀拥佳丽。正自得意忘形间,王妃萧氏一头闯入厅堂,大声叫停,乐声戛然而止,众佳丽闪到一边。杨广恼怒,正待发火,萧氏近前禀道:

“皇上皇后来晋王邸察看。”

杨广一听,惊得跳起来,抓住萧氏的胳膊问:“圣驾在哪儿?”

“下人说已过通衢坊了。”

杨广急了眼,发疯似的扯下身上绫罗衣,连声命令道:“快,快,府内佳丽赶快躲避,华美帐幔换为缣素,奴婢都要穿上僧衣,把诗书纸笔给我摆上……”

王府中一阵忙乱,鸡飞狗跳,厅堂上,张衡二话不说,掏出佩刀把胡琴上的五根弦砍断三根,又抓把灰土撒在琴上,伪装成久已不用的样子。忙活了一阵子,也差不多了,大街上传来了辘辘的车马声。杨广和萧氏身穿洗过的旧衣服,来到大门口,恭恭敬敬地跪接銮驾。

文帝和独孤后来到晋王府,左看右看,走上厅堂,见一切朴素节俭,来往支应的都是些老丑婢女,大为高兴,文帝还特意走到书案旁,翻了翻书籍文稿,独孤后在一旁说:

“我儿阿度好学,善属文,孝悌恭俭,有类至尊。”

隋文帝点点头,对杨广说:“腐化奢侈最终坑人害己,励精图治才能长治久安。”

“父皇教训的是。”杨广夫妇低眉顺眼,连连称是。

送走了銮驾,杨广甚为得意,手拍坐榻哈哈大笑,对张衡说:“将来得了江山,我一定阅尽天下美色,尝尽人间美味,随心所欲地游玩快乐。”

“那是,那是。”张衡掰着手指头附和道,“眼下粮库满,帑藏充实,皇上却不舍得吃,不舍得穿,殊为不明。眼下王爷虽取得帝后的欢心,但只是第一步,最终取得太子之位,还需得到外界的支持。”

说着,张衡把尖嘴伸到杨广耳边:“小人观察,河清公杨素最堪利用,此人利欲熏心,只要许以高官厚禄,肯定服从王爷的驱使。”

杨广闻听大喜,忙命张衡前去联络杨素。杨素本是个奸臣,奸臣和奸臣,一拍即合。杨素也认定杨广将来即位,自己便是第一功臣,于是死心塌地跟着杨广,处心积虑地陷害太子杨勇。这年冬至,杨素指使同党戚威暗地里鼓动百官一齐到东宫致贺,同时鼓动太子杨勇戴冠冕,服洁衣,奏乐受贺。太子杨勇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,欣然答应,让有司征召百官并隆重地接受贺仪。

此事很快传到文帝那里,文帝很不高兴,对待驾的几个臣下说:

“太子是不是欺我年老,想急于夺权啊?”

太常少卿辛稟躬身奏道：“百官对太子只是致贺，并非朝参。”

听了这话，文帝气顺了一些，杨素却在一旁添油加醋说：“太子位为嗣君，理应懂得典制礼节，冬至受贺，具法驾，奏礼乐，本是至尊所为，太子……”

杨素边说边观察文帝的神情，文帝的脸色果然越来越难看，手一挥说：“你们去吧！”

杨素转身要走，文帝又叫住他，密令道：

“以后多察看一下太子的举动，有什么出格之处，速来报朕。”

回到后宫，文帝仍气哼哼的。独孤后问明缘由，默默无言，良久才说：“东宫多内宠，好排场，不识大礼，实失我望，倒不若阿度仁孝，体谅父母。前者有善相者，遍相诸子，曾对我说：‘晋王眉上隆起，贵不可言……’”

文帝长叹一声，指着东宫的方向说：“若再失朕望，只有废了你了。”

且说老实不善矫饰的太子杨勇，发现自己不为父母所喜，后，急忙令人在东宫内盖了几间茅草舍，搬进去住。每日里卧草席，着旧衣，粗茶淡饭，希望能挽回天心，以避灾厄。

但俗话说：不怕贼偷，就怕贼算。煞费苦心的杨勇又怎能逃过杨广、杨素等人的算计？没过多久，一场大祸又凭空降下。

文帝正在偏殿看书习字，杨素等人匆匆而来，手捧着木人纸鬼，神色诡秘，向文帝跪奏道：

“启奏陛下，有宫婢于后宫墙根，捡到一个木人纸鬼，上书主人名讳。”

文帝一听，眉头攒起，急接过小木人观看，但见一个瘦溜溜的五寸木头人，身穿一件纸剪黄袍，双手反剪，一根粗针直钉在胸上，针旁边有杨坚字样。文帝不看则已，看了直觉得脑门上突突直跳。

杨素叨叨着：“此乃厌胜之物，无聊愚蠢之极，圣上息怒。”

文帝压了压心头的火，看着杨素道：

“近日让你察看太子动静，有何异常？”

“回陛下！”相貌堂堂的杨素一脸谄相，跪奏道，“太子在东宫虽结庐而居，却私自在城外筑宫室，养战马千匹，不知何意。有人听太子说‘我战马千匹，守住宫城门，里面的人自然饿死’。臣还探得太子曾找人占卜，说皇上的大限不远了……”

听到这里，文帝勃勃的怒气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把推翻面前的书案，气哼哼地回后宫去了，嘴里还不停地咕哝着：

“不肖儿怎可承大位，不肖儿怎可承大位……”

后宫里，独孤后也得知太子以厌胜之术诅咒皇上的消息，见了文帝，亲自服侍，又是端茶，又是倒水，说：“晋王仁者，天下共知，陛下何不立二子为嗣君？”

文帝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为了我大隋的皇祚永久，也只好这样了。”

